

◎ 辛丰年 著

乱谈琴

愿为钢琴鼓吹，期望爱乐尚未深知琴趣的朋友们，爱上它，迷上它，享受它！

执迷不醒地做了几十年『钢琴梦』。忧患余生，竟圆了美梦，躲进小楼得享了一番如痴如醉埋头乱弹之乐。乱弹琴，不怕别人笑话，只怕邻居叫骂。我不想弹成乐评家，更不想当演奏家，只求自得其乐，也愿将自己腹笥中收罗的同人共享。

山东画报出版社

J624.1
67

琴谈乱

辛丰年 著

山东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乱谈琴 / 辛丰年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80713-578-4

I. 乱... II. 辛... III. 钢琴—音乐史—通俗读物
IV. J624.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3431 号

责任编辑 韩 猛

特邀编辑 严晓星

装帧设计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9.25 印张 68 幅图 9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音乐

前 言

少年时听音乐如东风之过马耳。从二十岁起，乐盲一下子成了乐迷，越来越迷，虽说只满足于站在象牙塔的高门槛之外，做一个窃听者。

事情是从无意中读了一篇贝多芬月夜漫游为盲女在破钢琴上即兴创作、弹奏《月光曲》的故事引发的。因此我也就执迷不醒地做了几十年的“钢琴梦”。

李白有句诗：“处世若大梦”。像许多“难友”一样，本人也未能逃过一场梦魇，那恶梦的惨苦是绝未预想到的。更没想到能从其中走了出来，尤其没想到，忧患余生竟有美事：我圆了“钢琴梦”。

一九九五年写这本小书，正是我躲进小楼埋头乱弹琴之时，弹得如痴如醉，忘了时间，忘了煤球炉上的饭锅，焦味扑鼻，救已无及。乱弹琴，我不怕别人笑话，只怕邻居叫骂，因为萧伯纳就是这样弹而且成了乐评家。我不想当乐评家，更不想当演奏家，只求自得其乐。

前此几十年中，虽是只能在钢琴入梦时才能享受它，但也到处留心有关的资料，看了不少洋文

的。咬牙订购那部二十大厚册的《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首先就为了其中介绍钢琴的资料，有人说是“最详尽的”（其实不然，读了仍然不过瘾）。“乱弹”之余，兴奋之极，便想将自己腹笥中收罗的那些信息同别人共享。但我并不想冒充内行，所以用了个“乱谈琴”的书名。本来名副其实，可惜老板没采用。

一弹指间又沧桑，造化弄人，不许我多享“乱弹”之乐。帕金森害得我双手报废，写字、拿筷子都手不从心，遑论弹琴。辛辛苦苦花了几年功夫练出来的百来篇小品（还包括《月光曲》的前两个乐章），全都一江春水付东流！

《一千零一夜》中有一篇故事，构思绝妙，讲一个老实人被并无恶意的王子捉弄，让他接连地处于困境与好运之中，叫他疑心自己是在不停地做美梦或恶梦。几十年前，有一位笔名奚若者用文言译的《天方夜谭》译文别有风味。这篇的题目是《非梦记》。

现在，有机会为这本《乱谈》正名，固然聊可自慰，但重读其中有些难逃似是而非之讥的议论，我倒又想把书名改成“钢琴梦呓”了。

辛丰年

二〇〇七年十月



目 录

一、钢琴赞	1
二、古钢琴的回忆	7
古钢琴三到中华	8
两类古钢琴	9
三、钢琴三百年	14
初生之犊	15
取代古钢琴	18
丑小鸭变成了天鹅	18
前一百五十年间大事记	20
乘潮而上进入盛世	22
泛滥与庸化	23
钢琴的反对派	25
钢琴的改革者	27
钢琴的变种	29
钢琴仍有生命力	32
四、艺术机器的奥妙	34
钢琴的心脏	34
琴槌虽小，关系非小	37
美化、强化弦音的共鸣板	38
弦上之音大有奥妙	38
为人增加一只手	39
五、钢琴的生产与消费	42
市场今昔	42
调音师这角色	46
奇琴种种	49

六、机器怎样通灵 52

从六指弹到十指弹 53

弹奏习惯的变迁 55

从手上功夫到脚下功夫 57

炫技者与艺术家共处 58

教学事业的兴旺 59

不得不吞下去的苦药 61

乐器以外的练习手段 64

不一定十指都用 64

七、人与琴 66

莫扎特与钢琴 66

贝多芬与钢琴 68

肖邦与钢琴 72

作曲家同它结下了不解缘 74

非音乐者与钢琴 77

八、怎样享受钢琴 81

钢琴音乐的读法 81

到键盘上去自得其乐 86

九、钢琴乐话 89

用复调进行音乐思维的老巴赫 90

音乐家心中的太阳——莫扎特 91

雄辩家贝多芬 95

钢琴诗人肖邦 99

钢琴画家德彪西 104

行吟即兴的舒伯特 107

鱼目与珍珠 108

民族风味 111

眩人耳目的音乐 112

四手联弹与改编曲 114

从独手到多手 116

钢琴何往 118

钢琴同乐队的关系 118

十、洋琴在中华 121

附录一：文字资料与乐谱 132

附录二：一篇对本书的评论 137

一、钢琴赞



这本小小的书可以说是一部钢琴小传吧。太史公为古人作传，传在前，赞在后。我为我所爱的钢琴写传，禁不住要先来一篇赞。

音乐史中应该有“钢琴世家”或“列传”，那当然是无须说得的。但这还不足以说明它的重要。我认为，在人类文明史上，钢琴这样一件事物的出现及其影响，也应该特书一笔。

钢琴有什么好？

在所有的人造乐器中，钢琴最像机器。它简直就是一种机器，人用手与足操作的机器。其尊容谈不上优美，故此画家们很少让它入画（可举的名作似乎只有雷诺阿的《双美抚琴图》）。然而人机结合，人机知遇，它忽地通灵了！弹贝多芬，如哲人之深



洛可可画家 Jean-Honoré Fragonard 的油画《音乐课》，描绘的是十八世纪的一名女子正在学习弹琴。

思雄辩；弹肖邦，如吟诗；弹德彪西，又如作画。这又哪里是机器里发出来的声音！它竟一身而兼有诗人、画人、哲人、鼓动家的功能。尼采、托尔斯泰、萨蒂、阿道尔诺们爱之，弹之，当然不是没原故的了。

想想看吧，假如世界上没有钢琴，我们也就没有莫扎特的二十七部钢琴

协奏曲了；也就没有贝多芬的三十二部奏鸣曲了；没有肖邦的那些“钢琴诗”了；德彪西的“钢琴画”也就不可得而赏了。那人间将是何等的荒凉、寂寞！

历三百年而不衰的钢琴，是不是一件尽善尽美的乐器？

它不但有缺陷，而且是不小的缺陷。

哈洛德·鲍尔说它是“所有乐器中表现力最小的。弹出一音后，不可能再对这个音响加以修饰、修改，只能对其长度作适当的控制，但也不可能无限度地延长”。

这大概要算是对这乐器最苛刻无情的评价了。然而他却是一位钢琴演奏名手。半个多世纪之前，笔者为丰子恺复述的月光曲故事所迷，决心听个究竟。当时就从两张歌林老式唱片上听此曲，开了蒙，从此也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开始了乐迷生涯。那弹奏者正是鲍尔。直至如今还不免用他的演绎为尺度去听他人的处理。他是我不见面的启蒙者！

也有人提出，钢琴的音色比起其他许多乐器来平淡无奇。此话有理。假如同管弦乐队中的绝色相比，钢琴自惭没有那种令人一见倾心的魅力。竖琴，何其华丽！钢片琴的音色乍听有如天外仙音！还有单簧管、双簧管、圆号等等，也是配器家调色板上的重要颜料，吉它的音色也有胜于钢琴。

奇妙的是这其中有个带点哲理味的现象。令人一见倾心的一些乐器反而令人多听必腻。音色越是艳丽（如竖琴）的，也越叫人腻味得快。而姿色貌似平凡的钢琴反而是不会令人生厌的。波兰出生的琴人霍夫曼在其《论钢琴演奏》中如是说：“它之所以被认为是最高雅的乐器，是否正因其不太感人呢？”“这种高雅使它最为耐听。”

前文中那位说它的声音平淡无奇的乐人，却又说它是一种可以使人想像出其他音色的乐器。这一点不应夸张，但也并不玄虚。这正是钢琴上可以把乐队改编曲弹出管弦乐队效果的一个原因。《卡门》作曲者比才特别擅弹管弦乐总谱（即视奏总谱，弹出浓缩的管弦乐曲），听者觉得他指下发出了逼似管弦乐器之声。

奏鸣曲，有人曾译之为“独响乐”。其实正如别人说过的：钢琴奏鸣曲，就是钢琴上的交响乐。妙绝！这话一语道出了钢琴的“特异功能”！除了钢琴，还有哪种乐器能独奏一部交响乐的？（管风琴上的“交响乐”是单调乏味的。）

钢琴是全功能的，旋律、和声、对位，它全包了。异常复杂的多声部进行与织体，它也可以做出来。有位钢琴家说得好：它不是一件乐器，它是几十件。它那八十八键的广大音域差不多就等于管弦乐队中从低音提琴到短笛的全部音域。一架小钢琴俨然是一支大乐队。钢琴家“指挥”这支“乐队”，比一个乐队指挥更要来得指挥如意、得心应手。



十八世纪初意大利制琴大师、“钢琴之父”——克列斯多伏里所创制的钢琴，藏于葡萄牙里斯本的阿茹达宫。

同人声相比，金属弦上叩击出的音响，照常理说似乎是比较“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更不如了，但钢琴音乐中有许多“如歌”的名篇，如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二十一首（K467）的慢乐章，如贝多芬《悲怆奏鸣曲》中的《柔板》，如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这许多熨人肺腑的音乐，听着只当是在听一个歌手的吟唱，全忘却了那是从一架钢筋铁骨的机器中来的。

何况，钢琴音乐也不以“如歌”为极致，为尽其能事。须知音乐中不是只有“如歌”，也还有“如话如语”“如踊如舞”，即以“如歌”而论，也还有各种情绪之歌，这种种，钢琴都可以表达。

还可以申论的是，钢琴也并非为了要同人的歌喉或别的乐器争一日之短长而创造的，它并不以模仿其他人之声为高，而毋宁是为了补他人之不足。凡深谙其本性的大师，如莫扎特、贝多芬、肖邦、德彪西等，他们为它谱出的最能发挥其特色的音乐，也便是真正钢琴化了的钢琴音乐，那种效果是其他各种乐器所不可替代的。就连集管弦乐器之大成的交响乐队也不可能。此其所以将管弦乐曲“译”为钢琴曲，同原作比，当然有所失；反过来将钢琴化的作品“译”成乐队曲，往往所失更大。像莫扎特、贝多芬与肖邦的许多作品是不宜改为乐队曲的。名指挥魏因迦特纳出于好心“译述”贝多芬的《106奏鸣曲》，不但劳而无功，反遭时人诟病。肖邦之作，

竟是不可“译”，一译便俗，例如其《升C小调幻想即兴曲》。

这样一种无法替代的原版、原味，当然说明了它的独特价值，但同样了不起的是，它又是一架艺术翻译机。

从各种别的乐器的独奏曲、独唱曲、合唱曲（连同伴奏部分一并代劳），到规模宏大的交响音乐，统统不难“译”为“钢琴版”。这种移译功能对十九世纪以来交响音乐之大普及，发挥了莫大的作用。倘无印刷术，莎剧难以普及；倘无钢琴，歌剧与交响音乐也难以广大爱乐者所尽情享受。

十九世纪的人还没有唱片、录音机好利用，如果不是钢琴，许多人将成为对名作无知的人。

乐器之王的诞生，自然是十八、十九世纪音乐文化大潮的“时势造英雄”，它是顺天应人应运而生的，然而“英雄又造时势”，对音乐大潮有推波助澜之功。厥功甚伟！

它一来到人间，便通过制作者与作曲家、演奏者、巧匠与巨匠们之间的互相促进，以日新月异之势不断完善，终乃成为作曲家、演奏家们的喉舌。

萧伯纳盛赞印刷术普及莎剧有功。仿此，可以说，缺了钢琴这位要角，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之轰轰烈烈的局面也难以想象吧？

学习音乐的人离不开它。它不仅是学习和声、作曲的助手，又是分析作品的释读工具。作曲家与键盘已不可须臾离（除了绝无仅有的例子，柏辽兹）。莫扎特初到巴黎，肖邦去马约卡旅游，身边无琴，害得他们难以作曲。其他各种乐器如小提琴等，常常需要它的合作，因为这些乐器只能奏光秃秃的旋律。众多的爱好者离开了它也就无从在自己家里咀嚼音乐粮食了。

它又像药里的甘草，同人声、同各种乐器都处得来，或为之伴奏，或与之相和。在一架琴上，既可以独弄，又可以几人联弹。

作为专业用，它的技艺与表现能力是无止境的；当作普及性的乐器，它既可个人自娱，又可与友朋同乐。正因其如此有用，可喜，于是从教室到音乐会，从歌剧舞剧排练场到沙龙，它无所不在，普受欢迎。泰坦尼克邮轮上，兴登堡号飞艇上也少不了它。甚至战地上也有它的声音回响（有专供军人使用的特别坚牢的钢琴）。呜呼，可谓盛矣！

“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是中国古人嵇康赞七弦琴的话。借此语赠给钢琴，也当之无愧。

钢琴三百年，前一百年是它成长、奋斗，与古钢琴共处、竞争的百年。中间百年是它优胜、夺魁的盛世。近百年虽有人厌其泛滥成灾，怨声四起，且又逢新的劲敌当前——留声机、广播、电子琴等等，然而乐器之王的声威犹在，并不见有下世的光景。尤其在中华，钢琴热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成千上万的琴童，放弃了童年的欢乐，埋头在键盘上苦修苦练。有多少琴童在学琴，也就有多少父母在陪学陪练，同作钢琴梦。

遗憾的是，琴童的父母们自己并不是钢琴爱好者。似乎也很少见到有成年人识得钢琴的真价值，迷上它，用它来开拓自己听乐的境界。这又是钢琴的遗憾了！

有感于此，从年轻时便时常梦见我当时可望不可及的钢琴的笔者，不憚自己的浅陋，也甘冒为钢琴商当推销员之嫌，愿为钢琴鼓吹，期望爱乐而尚未深知琴趣的朋友们，爱上它，迷上它，享受它；如此，也便实现了笔者宣传严肃音乐的本愿。

德国席德梅耶父子公司的“斯图加特”大钢琴，在二十世纪初曾崭露头角。



二、古钢琴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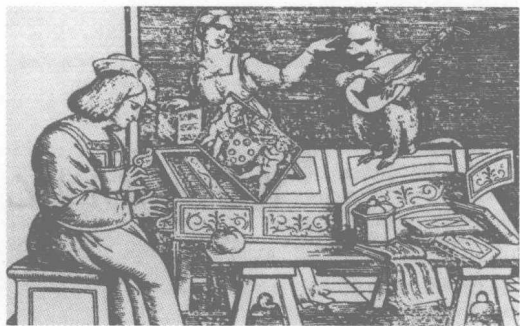


钢琴是在古钢琴的盛世出台的，也是在反复较量之中完善了自身，赛倒了对手的。要知钢琴，不可不知其前辈与对手。

一说到古钢琴，首先有正名的必要。只看中译名，望文生义，很可能误以为它同钢琴之间有什么继承关系，其实所谓古钢琴，原名中并无“古”的含义。

还有个含混不清之处，一般笼统称之为古钢琴的，实有两类，所以要弄清其分别，不可混为一谈。

一类是拨弦古钢琴 (harpsicord)，另一类是击弦古钢琴 (clavicord)。从原名上可以看到，它们跟钢琴 (pianoforte) 是三个名称三种乐器。通常说的古钢琴，主要是指前一种拨弦古钢琴，又称羽管键琴。有些人又将后一种直呼为“古钢琴”。



一幅通俗歌曲集扉页上的版画插图，其中弹奏的就是十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古钢琴。

说来它们也真可以算得上古了。试想，当钢琴在距今约三百年前呱呱堕地之际，它的前辈也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了。

那年间，尤其是巴洛克时期，拨弦古钢琴之受到重用，犹如十九世纪的钢琴。从有些方面来说，甚至比钢琴还要吃香。比方说，在现代管弦乐队的常规编制中不一定有钢琴，但在古时的乐队与室内乐中，拨弦古钢琴却是不可缺少的一名成员，而且地位很重要。坐在古钢琴前面弹奏着的人，起着领头演奏的作用。在歌剧演出中，也需要它伴奏宣叙调。此风一直延续到莫扎特时期。正因此，若干年前慕尼黑歌剧院来中国演出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我们有了见识一下古钢琴的眼福与耳福。后来又来了哥龙古乐团，还有古钢琴独奏家访华，也是我们熟悉古钢琴的好机会。

古钢琴三到中华

然而这又并非古钢琴初到中华，而是近三百年的第三回了。第一回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古钢琴是跟着利玛窦等天主教传教士们来的。这乐器还被献给了皇上，进了明宫。皇帝叫几个小太监跟着教士学习弹奏，在举行拜师之礼的同时也向乐器行了礼（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第四卷十二章）。有的古钢琴收藏在北京的天主堂里。晚明竟陵派文人刘同人在他所著的《帝京景物略》中提到

它，称之为“铁线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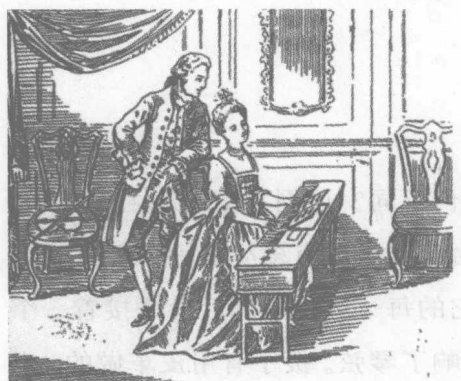
这第一次入华的，据考是击弦古钢琴（也许是因为这种古钢琴比较小，便于携带）。中国人再次接触的才是拨弦古钢琴。这已经到了清朝的康熙在位的时候。康熙帝是颇留心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从记载可以知道，他听过西方教士的演奏。过了好几个朝代之后，在冷宫的库房里发现了一些古钢琴遗骸，都已经成了废铜烂铁，则又不言而喻地说明了它们的遭遇！

两类古钢琴

那么，两类古钢琴到底有何不同？这倒又不妨顾名思义了。拨弦古钢琴的外观同现代平台大钢琴没有多少差别，但其发音方法和现代钢琴大不相同。它的每一个键子的后面联接着一个拨子。一按下键子，拨子便拨响了琴弦。拨子有用皮革做的，也有用鸟羽之管的，所以也有人将这种古钢琴的名称译为“羽管键琴”。正由于是拨弦发声，触键的轻重难以控制拨弦的轻重，弹起来便只能大致上是一种力度，做不出灵活细致的变化了。试听古钢琴音乐，一个最明显的印象就是这种力度变化的呆板单调。相形之下，也就更可以感觉到现代钢琴的力度变化多么灵活而且层次丰富。即从这一点也便可以体会到，现代钢琴与古钢琴的竞争为何以后者之败退告终了。

古钢琴的弱点还不止这一点。它的声音不够响，在音乐厅里如果不用扩音装置，就无法同别的乐器取得平衡。它的余韵之短促也是一大缺点。所以在古钢琴曲中那些需要拖长的音不得不乞怜于各种装饰音。

还有音色的问题。如今人们从录音当中听一曲古钢琴音乐，



拨弦古钢琴（上）与击弦古钢琴（下）

比方说巴赫的《平均律曲集》中的第一首《前奏曲》，会觉得其声优雅幽远，古色古香吧？其实古时候这乐器所发出的声音，同经过电子处理的唱片录音里的音响是有距离的。用拨子拨弦发声，音质不免粗糙，而且无可避免地会夹带上一一点噪声。古人听得惯了，习以为常，待到现代钢琴露了头角，有了比较，许多人对这种有缺陷的声音也就不大耐烦了。

不管怎么说，古钢琴雄

踞乐坛几百年，音乐演奏活动中竟缺它不得。我们知道，在巴洛克与其以前时期，合奏乐中的和声并不全部写出来，而是在乐谱的低音部分标上数字，由古钢琴演奏者按规定程式奏出和弦与音型，填进整个乐曲的织体中去。这叫做“数字低音”。那时的合奏音乐从头到尾都有这连续不断的低音。故又名“通奏低音”。如何照着古谱来弹奏这种东西，是今人演奏巴洛克音乐时要解决的难题之一。

现在且再来看古钢琴的另一种，击弦古钢琴（又译楔槌键琴）。这种乐器的发声机制却同现代钢琴有相似之处。它是用琴键后端的一个金属块敲击琴弦发声的，声音比拨弦古钢琴还要轻，更不适合在大庭广众间演奏了。然而这种乐器的音响别有风味，优雅可喜，胜过拨弦古钢琴。尤其奇妙，为今人所想不